名物攷卷之十四

名物攷卷之十五

應城張之厚銘卿發刊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鄱陽江　和

下雉華至禮

巴陵楊一鵬

雲杜潘　逵

廣陵陳爰諏　仝校

孟子

滕文公上

瞑眩

書疏方言云凡飲藥而毒東齊海岱間或謂之瞑或謂之眩　郭璞云瞑眩亦通語也

飦粥 飦饘同

廣雅曰粥糜饘也　釋名曰糜煑米使糜爛也粥濯於糜粥粥然也　周書曰黃帝始烹穀為粥　風土記曰天正日南黃鍾踐長是日始牙動為饘粥以養幼微尚以赤豆為糜所象色也　說文云周謂之饘宋衛謂之餰　天文要集云玉井主粥厨　楊雄方言云又粥稠者曰饘稀者曰酏

居廬

儀禮喪服子夏傳云居倚廬寢苫枕塊哭晝夜無時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寢不脫絰帶既虞翦屏柱楣寢有席食蔬食水飲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　禮書傳曰父母之喪居倚廬齊衰之喪居堊室芐翦不紬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　君障之大夫士不障喪大記謂君為廬宮之大夫士檀之是也　庶子而下廬于東南是也　廬立於既殯毀於既練寢苫枕塊不說帶絰不與人坐此居廬之大略然也廬男子之事成人之理也故婦人與童子不廬廬嚴者也故疏衰不廬疏衰不廬非服母者也

服母雖疏衰廬

民事

魏志司馬芝曰夫農民之事田自正月耕種芸鋤條桑耕樸種麥穫刈築場十月乃畢治廩繫橋運輸租賦除道理梁墐塗室屋以是終歲無日不為農事也　說苑云古者有主四時者主春者張昏而中可以種穀上告於天子下布之民主夏者大火昏而中可以種黍菽上告於天子下布之民主秋者虛昏而中可以種麥上告於天子下布之民主冬者昴昏而中可以斬伐田獵蓋藏上告之天子下布之民故天子南面視四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籍不舉力役　文選潘安仁籍田賦曰高以下為基民以食為天正其末者端其本善其後者慎其先夫九土之宜弗任四人之務不一野有萊蔬之色朝靡代耕之秩無儲稽以虞災徒望歲以自畢三季之衰皆此物也今聖上昧旦丕顯夕惕若慓圖匱於豐防儉於逸欽哉欽哉惟穀之恤展三時之弘務致倉廩於盈溢固堯湯之用心而存救之要術也　魏王粲務本論曰古者之理國也以本為務八政之於民也以食為首是以黎民時雍降福孔偕也故仰司星辰以審其時俯耕籍田以率其力封祀農稷以神其事祈穀

報年以寵其功設農師以監之置田峻以董之黍稷茂則喜而受賞田不墾則怒而加罰都不得有游民室不得有懸耜野積踰冬奪者無罪場功過限竊者不刑

梁書范雲傳文惠太子嘗出東田觀穫顧謂衆賓曰刈此亦殊可觀衆皆唯唯雲獨曰夫三時之務實為長勤伏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狥一朝之宴逸　丹鉛摠錄口農者天下之本文帝二年正月親耕藉田詔見之農天下之大本又於是年九月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見之農夫下之本又於十三年六月除田之租稅見之可謂三致意於農矣三年正月賜天下田租之半十二年三月賜農民今年半租十三年六月除田之租稅除者永除之也始也再賜半租于是遂除之非帝之躬儉國有餘蓄能若是乎帝之言曰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無以異也夫其本其重在農則其末其輕在商賈矣文帝之致民殷富者知本末也三代而後一人而已抑農者天下之本故三見文帝之詔四見景帝後三年詔五見武帝元鼎六年詔成帝陽朔四年詔則曰劭農明帝永平四年詔則曰祈農章帝元和元年詔則曰急耕稼致耒耜至昭烈入蜀倥偬戎馬而首立督農之官漢氏重農彷彿周人皆文帝之家法也　梁書

紀曰稼穡為寶周頌嘉其樂章禾麥不成魯史書其方冊秦人有農力之科漢氏開屯田之利　玉海云治生於敬畏為國者每念稼穡之勞后妃不忘織紝之事則心之不存者寡矣周公告成王見於詩有若七月皆言農桑之候也見於書有若無逸欲其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也

茅

合璧事類云茅說文謂之菅叢生根茹相連葉長三四尺生於荒野間野人刈以覆屋江淮間生者一莖三脊有茅刺者菁茅

索綯

小爾雅曰縚索也大者謂之索小者謂之繩訕而戾之為綍　物原云遂人作繩軒轅因作綿索

貢助徹

禮書周官載師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四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閭師任農以耕事供九穀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此周之貢法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旅師有耡粟許慎釋耡為助孟子曰九一而助穀梁曰什一籍而不稅此周之助法籍而不稅則同乎商其貢法以年上下則異乎夏然夏之民

耕五十畮而以五畮貢商之民耕七十畮而以七畮助皆什內之一周之民耕百畮以公田十畝徹十外之一孟子言其實皆什一者以其法雖少異而其實不離什一也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九一自地言之也什一自物言之也鄭氏釋匠人謂通其率以什一為正孔穎達之徒申之謂助則九而貢一貢則什一而貢一通率為什一是助之所取者重貢之所取者輕非孟子之意也夏商周之授田其畝數不同何也禹貢于九州之地或言土或言作或言乂蓋禹平水土之後有土焉而未作有作焉而未又則於是時人功未足以盡地力故家五十畝而已沿歷商周則田浸闢而法備矣故商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則法略於夏備於周可知劉氏皇氏謂夏之民多家五十畝而貢商之民稀家七十畝而助周之民尤稀家百畝而徹熊氏謂夏政寬簡一夫之地稅五十畝商政稍急一夫之地稅七十畝周政極煩一夫之地盡稅焉而所稅皆什一貢公彥謂夏五十而貢據一易之地家二百畝而稅百畝也商七十而助據六遂上地百畝萊五十畝而稅七十五畝也周百畝而徹據不易之地百畝全稅之

如四子之言則古之民常多而後世之民愈少古之稅常輕而後世之稅愈重古之地皆一易而後世之地皆不易其果然哉　鄭樵曰夏之貢使之自貢其所有以當賦謂之貢商之助籍民力而不稅謂之助周之徹使民透徹而耕謂之徹孟子曰助者籍也徹者徹也呼為車徹之徹則無義註家又謂通用夏商之制則當為通徹之徹如漢書避武帝諱改徹侯為通侯是也橫渠曰百畝而徹是透徹之徹一井而田九百畝公田百畝八家皆私百畝盡一井九百畝之田合八家通徹而耕則功力均且相驅率無一家得惰者及已收穫則計畝裒分以裒分之數先取什之一歸之公上其餘八家共分之此之謂徹年有上下則司稼行野觀稼以出歛法公劉居邠徹田為糧宣王之時召申伯徹土田春秋之時有若對哀公以盍徹之語皆徹也如此則井田易制不必如棊局然也王畿千里東西長南北短相覆為千里亦猶是也鄭氏謂周制畿內用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助法制公田而不稅夫如此則公卿菜地及九服之內盡是助法惟六鄉六遂公邑二百里地用貢法與商制亦何異豈有天子自稅民田而令諸侯但為公田而不稅哉予謂周之畿內以及天下諸侯一用徹法田皆

為井井中為公田外為八家之內遂徹而耕及其出稅依公田之法而稅之凡言公田商法也文王為商諸侯武王初得天下純是商制到得周公攝政作禮樂方變助而為徹凡言周為公田皆在文武之時不知周公時已變之矣孟子曰惟助為有公田又曰雖周亦助也蓋疑之之辭耳人徒見大田之詩引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復疑是商制不知幽王政煩賦重君子傷今思古故引古公田以諷上章雖有曾孫是若之文安知非武王而以為成王乎傳稱穀出不過籍數正如孟子所謂其實皆什一也非謂周有公田而借民力以耕也毛詩春秋論語孟子皆不謂周有公田後儒改之非也康成惑之亦非也然周公必變助法何也商宋民頑吏猾公田之耕或不盡力版籍之入或有隱欺不如一委之民制其賦稅而已此所以用徹法

庠序學校

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商學也判宮周學也　尚書大傳云耰鉏已藏歲事欲畢餘子皆入學十五入小學十八始入大學　禮書曰周之學成均居中其左東序其右瞽宗此大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小學也　又云校庠序者鄉學也鄉飲

酒主人迎賓于庠門之外鄉簡不帥耆老皆朝于庠則庠鄉學名也周官州長會民射于州序黨正會民飲酒于序則序亦鄉學名也鄭人之所欲毀者謂之鄉校則校亦鄉學名也然鄉曰庠記言黨有庠州曰序記言遂有序何也古之致仕耆教子弟子閭塾之基則家有塾云者非家塾也合二十五家而教之于閭塾謂之家有塾則合五黨而教之鄉庠謂之黨有庠可也　又曰爾雅東西墻謂之序序之名本此　陳書沈不害上書曰立人建國莫尚於尊儒成俗化民必崇於教學故東膠西序事隆乎三代環林璧水業盛於兩京自淳源既遠

涣波以扇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欲無節是以說訓垂範啓導心靈譬彼柴藍類諸琢玉然後人倫以睦卑高有序執禮自基魯公所以難侮歌樂已細鄭伯於是前亡干戚舞而有苗至泮宮成而淮夷服長想洙泗之風載懷淹稷之盛有國有家莫不尚已　馬端臨曰古之教者惟國學有司樂司成專主教事而州閭鄉黨之學則未聞有司職教之任者及考周禮地官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孟月屬民而讀法祭祀則以禮屬民州長掌其州之教治政令考其德行道藝糾其過惡而勸戒之然後知黨正即一黨之師也州長即一州之師也

以至下之為比長閭胥上之為鄉遂大夫莫不皆然蓋古之為吏者其德行道藝俱足為師表故發政施令無非教也以至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蓋後之則為民教之則為士官之則為吏鈞此人也秦漢以來儒與吏始異趣政與教始殊途于是曰郡守曰縣令則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學掾則師所以教其弟子二者漠然不相為謀所用非所教所教非所用士方其從學也日習讀及進而登仕版則棄其詩書禮樂之習而從事乎簿書期會後之為吏者皆以政學者也自其以政學則儒者之學術皆筌蹄國家之學宮皆芻狗民何由而見先王之治哉又況榮途捷徑旁午雜出蓋未嘗由學而升者滔滔也於是所謂學者姑視為粉飾太平之一事而庸人俗吏直以為無益於興衰理亂之故矣　大明會典云　國初兩京及中都俱設國子監天下府州縣俱設儒學其後裁中都國子監而各都司衛所亦有設學者

經界

疏云鄭注小司徒為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　虛齋蔡氏曰溝水界也溝洫之類也如曰澮曰川皆是塗陸界也如曰徑曰畛曰涂曰道

曰路皆是封上堠也植種木也直音曰五里一堠　鶴林玉露云朱考亭守漳將行經界王子合疑其擾公答書曰經界一事固知不能無小擾但以為不若此則貧民受害無有了時故忍而為之庶幾一勞永逸紹興間正施行時人人嗟怨如在湯火中但訖事後田稅均齊田里安靜公私皆享其利凡事亦要其久遠如何耳

穀祿

疏云穀所以為祿故云穀祿

圭田

禮書云言卿大夫德行潔白乃與之田此商禮也商政寬緩厚重賢人故不稅之周則兼通故周禮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後魏有公田隋文帝時有公廨田唐凡京諸司有公廨田諸京官諸州有職分田　又云士虞禮曰圭為哀薦之饗詩之吉蠲或作吉圭則圭田潔白也卿以下有圭田猶天子諸侯之有藉也　又云圭田祿外之田也餘夫夫外之田也祿外之田半百畝夫外之田又半之此自百畝而差之然也古者自卿達於士圭田同等欲各致其誠敬而已後世職分田以貴賤制之非禮意也　王制曰夫圭田無征注周官制度云圭田自卿至士皆五十畝此專主祭祀故無征　讀禮

案宋志云周自卿以下有圭田不稅晉有公家田後魏宰人之官有公田北齊一品以下公田有差唐制內外官各給職田五代以來遂廢

案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而失位則無田圭田常社者之身明矣

疑圖云按圭田卿大夫既死而使其子孫奉祭祀之田也若當卿大夫士之身則三鼎五鼎之制不同不可一槩施之且其祿田亦足以供祭祀何必更與圭田邪既死而田祿已收則與圭田供祭忠厚之道也然其子孫之受圭田者世次當必有差雖恩禮厚者亦俟親盡祭絕則歸於官無永世僭擄之理也

餘夫

周禮遂人以疆予任甿上地夫一廛四百畮菜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四百畮菜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菜二百畮餘夫亦如之　班固曰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農民户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　賈公彦以先儒之說與孟子不同謂比餘夫是年二十九以下未有妻受口田故二十五畮若三十有妻則受夫田百畮故鄭注内則云三十受田給征役　禮書曰先王之於民受地雖均百畮然其子弟之衆或食不足而力有餘則又以餘夫任之然餘夫之田不過二十五畮以其家既受田百畮而又以百畮予之則彼力有所不逮矣故其四分農夫之一而已禮言上地田百畮菜半之中地二十五畮菜亦二十五

畮下地二十五畮菜五十畮則所謂如之者如田菜之多寡而已非謂餘夫亦受百畮之田如正農夫也班固謂其家衆男亦以口受田如此鄭司農謂户計一夫一婦而賦之餘夫亦受此田其說與孟子不合賈公彥之徒遂謂餘夫三十有妻者受百畮二十九已下未有妻者受田二十五畮是附會之論也　鄭樵曰夫圭田商制也周則士田矣餘夫二十五畝商制也周則皆有百畝矣

守望

疏相助以守而此不可以威武奪相助以望而彼不得以投隙來

方里

留青日札云王制疏步百為畝是長一百步濶一步畝百為夫是一頃也長濶一百步所謂一夫一婦佃田百畝也佃治土也夫三為室是三頃也屋三為井濶三百步長三百步是九百畝長濶一里也若夫路程則六尺為步三百步為里又方一里計十二萬九千六百步也或曰三百六十步為一里若夫居止則五家為鄰五鄰為里或曰五家為軌十軌為里　魏書高允傳曰古人云方一里為田三頃七十畝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

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為粟一百二十二萬斛

井田

甫田正義食貨志云井方一里是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為廬舍其言取孟子為證殊失其本旨班固既有此言由是群儒遂謬何休之注公羊范甯之解穀梁趙岐之注孟子宋均之說樂緯咸以為然皆義異於鄭理不可通何則言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為公田不得家取十畝也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為廬舍也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之也為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亦入私矣則家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得為八家皆私百畝也此皆諸儒之謬鄭於匠人注云野九夫而稅一此詩甫田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歲取為稅斂之言參之於司馬之書校之於一成之稅其數正允玉海　春秋井田記曰井田之義有五一曰無泄天時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　穀梁傳曰古者三百畝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曰稼不善則非民小荀子曰專

地非古也井田非今也　通典曰黃帝始經土設井田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使八家為井間為四道此井田之原也其法肇於黃帝成於太禹備於周壞於秦也　潛虛曰井田之行何富何貧萬國之均　路史曰井田之義居則為鄰出則為伍墾其地可以足食聯其民可以足兵辨其疆理可以習軍禮治其溝洫可以備阻固九軍之制井之夫也五軍之制井之方也四頭八尾井之圖也田廬在內溝洫在外井之固也安存同福危亡同憂井之義也耒耜服勤戈戟之象服牛乘馬車騎之象合耦於鋤用衆之象凡此皆五帝三王之制寓於夫井之間使民身服其業心知其義者也　夾漈鄭氏曰井田之法所以為艮著以田與賦不相離雖暴君不能違田而取賦汙吏不能什一而加多至秦孝公開阡陌之法田賦始相離故所取者不多乎什一則少乎什一也其弊至於收大半焉　困學紀聞云遂人治野廼鄉遂公邑之制匠人溝洫乃萊地之制鄭康成云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朱文公亦云溝洫以十為數井田以九為數井田溝洫決不可合而永嘉諸儒欲混為一康成注分為二是也　老泉蘇氏曰井田之制九夫為井井

間有溝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為一成成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為一同同間有澮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為澮者一為洫者百為溝者萬既為井田又必兼備溝洫之制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為川為路者一為澮為道者九為洫為涂者百為溝為畛者千為遂為徑者萬此二者非塞溪壑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隴不可為也古者井田之興其必始于唐虞之世乎非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井田唐虞啓之至於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其所由来者漸矣夫井田雖不可為而其實便於今今誠有能為近井田者而用之則亦可以蘇民矣乎聞之董生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之說蓋出於此而後世未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懼民不肯損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此以為變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毋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没入官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三十

夫之田也縱不能盡如周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三年是又迫蹙平民使自壞其業非人情難用吾欲少為之限而不奪其田嘗已過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過吾限耳要之數世富者之子孫或不能保其地以復于貧而彼嘗已過吾限者散而入於它人矣或者子孫出而分之以無幾矣如此則富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為業不為人所役屬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於人而樂輸官夫端坐於朝庭下令于天下不驚民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雖周之井田何以遠過於此哉　馬端臨曰古之帝王分土而治外而公侯伯子男內而公卿大夫所治不過百里之地皆世其土子其人於是取其田疇而伍之境界正井地均穀祿平貪夫豪民不能肆力以違法制汙吏黠胥不能舞文以亂簿書至春秋之世諸侯用兵爭強以相侵奪列國不過數十土地寖廣然又皆為世卿強大夫所制如魯則季氏之費孟氏之成晉則欒氏之曲沃趙氏之晉陽亦皆世有其地又如邾莒滕薛之類亦皆數百年之國而土地不過五七十里小國寡民法制易立竊意當時有國者授其民以百畝之田壯而畀老而歸不過如後世大富之家以

其祖父所世有之田授之佃客程其勤惰以為予奪校其豐凶以為收貸其東阡西陌之利病皆其少壯之所習聞雖無俟予攷覈而姦敝自無所容矣降及戰國大邦凡七而公室之能自存者無幾至秦人盡廢井田任民所耕不計多少而隨其所占之田以制賦蔡澤言商君決裂井田廢壞阡陌以靜百姓之業而一其志夫曰靜曰一則可見周授田之制至秦時必是擾亂無章輕重不均矣漢既承秦而卒不能復三代井田之法何也由乎地廣人衆罷侯置守不私其土世其官之所致也是以晉太康時雖有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畆之制而史不詳言其遞受之法未幾五湖雲擾則已無所究詰直至魏孝文始行均田然其立法之大槩亦不過因田之在民者而均之不能盡如三代之制一傳而後政已紀亂齊周隋因之得失無以大相遠唐太宗口分世業之制亦多踵後魏之法且聽其買賣而為之限至永徽而後則兼并如故矣蓋自秦至今千四百餘年其間能行授田均田之法者自元魏孝文至唐初纔二百年而其制盡隳矣何三代貢助徹之法千餘年而不變也蓋有封建之以維持井田故也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之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而上田

產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捐田產以與百姓矣秦於其所當予者取之所當取者予之然沿襲既久反古實難欲復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啓紛爭欲復井田是強奪民之田產以召怨讟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　丹鉛總錄劉貺云井牧始於黃帝則左傳所謂井衍沃牧皐隰也韋昭三五曆云黃帝八家為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則井田始於黃帝矣井即助法牧即貢法夏殷田制黃帝之世已然矣

屨

方言云屝屨麄屨也徐兗之郊謂之屝（音翡）自關而西謂之屨中有木者謂之複舄自關而東複屨其痺者謂之靴（音婉）下禪者謂之鞮絲作之者謂之履麻作之者謂之不借麄者謂之屐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鞞角南楚江沔之間總謂之麄（沔水今在襄陽）西南梁益之間或謂之屐或謂之㡿屨其通語也徐土邳圻之間大麄謂之鞞角（今漆屨有齒者）　釋名云屨拘也所以拘足也齊人謂韋屨曰屝屝皮也以皮作之曰不借言賤易有宜各自蓄之不假借人也　周禮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為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句素屨葛屨（鄭司農云赤繶黃繶以赤黃之絲為下緣）　喪服傳曰疏屨者藨蒯之屝也　實錄云始皇二年始以蒲

為屨宋衷曰黃帝臣于則作屝屨又釋名曰屩草履也出行着之屩輕便因以為名　說郛云不借草屨也世本云於則作屝履　賈子云天子黑方履諸侯素方履大夫素圈履　又云士卒百工履色無過綠青白奴婢履色無過純青古繪賈者一足白履一足黑履　鹽鐵論云古者庶人麄屝草履今之富者韋沓絲履

耒耜

考工記匠　耜廣五寸二耜為耦　又云車人為耒庛音刺長尺有壹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末謂耕耒庛謂耒下岐自其庛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堅地欲直庛柔地欲句庛直庛則利推句庛則利發倨句磬折謂之中地　說文云耜耒端木也耒手耕曲木也垂作耒耜以振民　耒耜經曰耒耜農書之言也民之習通謂之犂冶金而為之者曰犂鑱本作鐃曰犂壁斲木而為之者曰犂底曰壓鑱曰策頟曰犂箭曰犂轅曰犂梢曰犂評去聲曰犂建曰犂槃木與金凡十有一事

饔飧

周禮注小禮曰飧大禮曰饔又曰飧客始至之禮饔即將幣之禮今之通訓曰朝饔夕飧飧如今驛舍下馬飯

饔如今下馬宴客至必夕夕食未盛故曰夕飧享宴必以早為敬而享宴必盛故曰朝饔然飧字从夕食今作飧訛矣楊子卮言

倉廩

周禮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法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凡邦有會同師侯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大祭祀則共其接盛音仍　注儲粟曰倉藏米曰廩　釋名曰倉藏也藏穀物也廩矜也寶物可矜惜者投之其中也　韓詩外傳云楚莊王賑廩同食　管子云不務地利倉不盈

冠

禮記曰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績緌諸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垂緌五寸惰游之冠也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　說文云冠首服弁冕之總名冠

貫也所以貫韜髮也　白虎通曰冠者卷也所以卷持其髮　三禮圖云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後以為冠冠之始也今武冠則其遺象也　董巴漢輿服志曰上古穴居野處衣毛而冒皮後代聖人易之見鳥獸有冠角頫胡之制遂作冠冕纓緌　後漢志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柸前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毋追商之章甫者也委貌以皂絹為之皮弁以鹿皮為之進賢冠古緇布冠也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兩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學弟子皆一梁　唐志緇布冠天子五梁三品以上三梁五品以上二梁九品以上一梁

素

案古人動以竹素並稱素非獨可製冠也始所以漸變奇觚而啓薄蹏之始者與其輕明勻淨易於點染可想見矣

雜記韠以素鄭注曰素生帛也　古詩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將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　又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　又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柳宗元云染毫東園素

釜　甑

詩傳云有足曰錡無足曰釜又曰鬲釜屬　說文曰江淮之間謂釜曰錡　方言云釜自關而西或謂之釜或謂之鍑甑自關而東謂之甗或謂之鬵或謂之酢鎦　孫

炎曰關東謂甑為鬵凉州謂甑為鉹　古史考云黃帝始造釜甑火食之道就矣　合璧事類云甑所以炊飰之具古者甑實二鬴厚半寸唇寸底七穿甗其無底者字從瓦二器陶者為之今以木後世之製也其于捧挈尤輕且便　韓詩外傳云舜甑盆無膻飯乎土簋啜乎土型　劉尚曰食穀衣絲而非耕織載於船車服而安之而非工匠食於釜甑須以生活而非陶冶皆不知本也

鐵

詩峙乃錢鎛　周禮鍛氏為鎛器　家語云鑄劒戟為農器　管子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銚一鎌一鎒一椎一銍然後成為農　韓文孝惟簡誌益市耕牛鑄釤鉏斸以給農之不能自具者

陶冶

疏陶作瓦器之匠也冶鑄金之匠也　周書曰神農作陶　呂氏春秋曰夏桀之臣昆吾作陶　黃帝之時有甯封人為陶正　周禮考工記云摶埴之工陶旊有虞氏上陶　又云陶為甗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甑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鬲實五觳厚半寸脣寸　又云凡陶旊之事髺墾薛暴不入市注髺薄也墾傷也如鋤墾之

傷物也薜破裂也暴爆起也此皆器不中用者　又云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鳧氏為鍾㮚氏為量鍛氏為鑄桃氏為劒　尸子云蚩尤造冶　莊子云大冶鑄金　古史考曰燧人氏鑄金作刀鑄金即冶也而周書亦謂神農作冶　淮南子云陶人埏埴也其取之地而為盆盎無離於地其已成器而破碎浸爛後歸其故也與其為盆盎無以異也

九河

疏九河在東比案爾雅云九河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二曰馬頰四曰覆釜五曰湖蘓六曰簡七曰潔八曰鉤盤

[illegible]子[illegible]公朱[illegible]注孟子九河[illegible]簡與潔為二[illegible]也簡潔不一

水其一則河之經流也蔡沈注禹貢亦不以朱子之說為然

九曰鬲津是也　爾雅疏李巡曰徒駭者禹疏九河以徒衆起故曰徒駭太史禹大使徒衆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覆釜水中多渚往往而處形如覆釜胡蘓其水下流故曰湖蘓胡下也蘓流也簡大也河水深而大也潔言河水多山石治之苦絜絜苦也鉤盤言河水曲如鉤屈拆如盤也鬲津河水狹小可鬲以為津也孫炎曰徒駭禹疏九河用功雖廣衆懼不成故曰徒駭胡蘓水流多散胡蘓然其餘同李巡簡云徒駭今在成平東光縣今有胡蘓亭馬頰覆鬴鬲津鉤盤之名同李巡簡云水多約絜餘名皆云其義

未詳計禹疏九河云復其故道名應先有不宜徒駭太史因禹立名此郭氏所以未詳也或九河雖舊有至禹治水更別立名即此所云是也　漢書溝洫志云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為八枝也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此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河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填塞時有故道

鄭玄云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為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　水經注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呂填閼八流以自廣鄭玄蓋據此文為齊桓公塞之也言閼八流拓境則塞其東流八枝并使歸於徒駭也此九河之名義也案胡蘇東光本即東莞莞當作光字之誤也　穆天子傳云升于盟門九河之隥注尸子曰河出于盟門之上（盟一作孟）水經注穆天子傳曰北登盟門九河之隥東入般縣為般河蓋亦九河之一道也　春秋命曆序曰人皇九頭提羽蓋乘雲

車出陽谷分九河　楚詞云與女游兮九河　續停驂錄云河入中國古今異宜後世講河事者非一家揔之文多實少故罕成跡惟有費財力費日月以俟其自定而已禹貢曰浚川孟子曰水由地中行此二言者古今不可易之定理也後世之明于河事者亦有賈讓之三策亦有賈魯之三法若余闕所謂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為之匯故河嘗横潰為患斯言也尤為要切似非諸家所及大抵河患有二曰決曰溢決生于不能達溢生于無所容徙潰者決之小也汎濫者溢之小也雖然決之害間見而溢之害頻歲有之被害尤大者則當其衝也是與河爭也其原蓋由於戰國非一日矣使賈魯之三法有成亦小補耳且當歲歲為之其勞其費可勝言哉今欲治之非大棄數百里之地不可先作湖陂以瀦漫波其次則濵河之處倣江南圩田之法多為溝渠以容水然後濬其淤沙由之地中而後潤下之性必東之勢得矣　黄河水異凡立春後凍解後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謂之水信二月三月曰桃花水春末曰菜花水四月末曰麥黄水五月曰瓜蔓水六月中旬後曰樊山水七月曰荳花水八月曰荻苗水九月曰登高水十月曰復漕水十一月十二月曰蹙

凌水非時汎漲曰客水其勢移徙橫注岸如刺毀曰劄岸漲溢踰防曰抹岸掃岸故朽潛流其下曰搨岸浪勢旋激岸土上隤曰淪捲逆漲曰上展順漲曰下展直流中屈曲橫射曰陘窋水猛驟移其將澄處望之明白曰拽白又曰明灘水退汙澱夏則膠土肥腴初秋則黃滅土頗為壤深秋則白滅土霜降後皆沙也　大明一統志云九河故道徒駭在滄州廢清池縣太史在南皮縣治北馬頰在東光縣界胡蘇在慶雲西南簡絜在南皮城外十餘步鉤盤在獻縣東南二百八十里鬲津在慶雲又在樂陵西三十里考書與此多不合又程氏以九河已淪於海酈道元亦云此蓋後世新河傳以舊名今亦堙塞又覆鬴枯河自慶雲經海豐南入海　大明會典云黃河發源詳載元史其流合陝西山西諸水而始大至河南始散漫泛溢至山東勢益峻急衝決無常　李滄溟集云善乎開新河不盡棄舊河引安流不盡排黃流之為言乎所謂善用河者因而利之之道也豈嫌固自持議與衆相難極也苟得其大計彊直自用安所恤哉　元潘昂霄河源志曰河源在土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或泉或潦水沮洳散渙方可七八十里且泥淖弱不勝人跡旁履高山下眎粲若列星以故名火

敦惱兒火敦譯言星宿也群流奔輳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剌惱兒馬行一日程迤邐東鶩成川號赤賓河二三日程水西南来名亦里出合赤賓三四日程南来名忽蘭又水東南来名也里木合流入赤賓其流浸大始名黄河然水清人可涉又一二日程岐裂八九股名也孫幹論譯言九度通廣五七里馬亦可度又四五日程水渾濁土人抱革囊乘騎過之民亦糾木幹象舟摶髦革以濟僅容兩人繼是兩山峽束廣可一二里深叵測矣朶甘思東北鄙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剌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程河行崑崙南半日程地又四五日程至地名濶即提濶提二地相屬又三日程地名哈剌别里赤兒四達之衝也崑崙迤西人簡少多山處山皆不穹峻水亦散漫獸有髦牛野馬狼狍羱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漸下岸狹隘有狐可一躍越之者行五六日程有水西南来名納鄰哈剌譯言細黄河也又兩日程水南来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河北行轉西至崑崙二日程地水過之北流少東又北流約行半月程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官府州縣河州置司土蕃等處宣慰司所轄又四五日

程至積石州即禹貢積石五日程至河州安鄉關一日程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程洮河水南來入河又一日程至鳴沙州過應吉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即東勝州隸西京大同路自嶺源至漢地南北澗溪細流傍貫莫知紀極山皆草山石山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州必赤里也漢張騫使絶域羈聯拘執艱厄百羅歷大宛月氏等數國以為窮河源烏能覩所謂河源哉史稱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葱嶺于闐水地行合葱嶺河河注蒲類海不流沙至臨洮出焉今洮水南素非蒲類明矣詢之士人言于闐葱嶺水其下流散入沙磧又有言河與天河通尋源得織女支機石以歸亦妄也　柯九思序河源志山經曰敦薨之水西流注于洳澤出于崑崙之東北陬實惟河源而水經載河出崑崙經十餘國乃至洳澤山經又稱陽紆之山河出其中凌門之山河出其中穆天子傳亦云陽紆之山河伯馮夷所居是惟河宗氏西域稱阿耨達太山上有大淵水即崑崙山也地理志亦稱崑崙山在臨羌西而漢書載河出兩源或稱有或稱無終莫能有究之者逮世祖命臣都實置即河源故昂霄得究其詳實搜源析派而作斯志乃知更崑崙行一

月始窮河源云

濟

釋名曰濟濟也言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　晉地道志曰濟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闘南決為滎澤　大明會典云濟河出王屋山至河南濟源縣二源合流其水或伏或見東出于陶丘北又東北會於汶今在汶上縣北一名大清河元人作金口壩傍有河即黑風口西通濟流並入會通河

漯

地理志云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縣

汶

水經注曰汶水西出魯陽縣之大盂山

漢

周禮荆州其川江漢疏案水經山海經云漢水出隴氏道縣嶓冢山初名棣水東流至武都沮縣始入漢水東南至葭萌與羌水合至江夏安陸縣名沔水故有漢沔之名周昭王溺於此又東至音陵合滄浪之水屈原遇漁父之處又東過三澨水大別山入江　盛弘云荆蘊玉以潤其區漢含珠而清其域　楊雄蜀都賦云流漢湯湯驚浪雷奔望之天迴即之雲昏水物殊品鱗介異

族或藏蛟螭或隱壁玉　蔡邕賦云配名位乎天漢披厚土而載形發源自乎嶓冢引瀁澧而東征　鄭玄云漢與江鬬轉東成澤

淮

水經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東逕義陽縣及義陽縣故城南又東得溮口水東過江夏平春縣北又東油水注之又東北與大木水合又東北流左會湖水又東逕安陽縣故城南又東逕新息縣南又東逕浮光山北又東合壑水又東北申陂枝水注之又東逕淮陰亭北又東逕白城南又東逕長陵戍南青陂水注之又東北合黃水又東過期思縣北浿一作浔水注之東過鹿縣南汝水從西北來注之又東過廬江安豐縣東北決水從北來注之又東谷水入焉又東北左會潤水淮水又東北窮水入焉又東北至九江壽春縣西泚水洪水合北注之又東潁水從西北來流注之又東流與潁口會東南逕倉陵北又東北逕壽春縣故城西又北左合椒水又東過壽春縣北肥水從縣東北流注之又北逕山硤中謂之硤石又北逕莫耶山西又東過當塗縣北渦水從西北來注之又東北濠水注之又北沙水注之又東過鍾離縣北又東逕夏丘縣南又東逕浮

山又東逕徐縣南歷澗水注之又東池水注之又東蘄水注之又東歷客山逕盱眙縣故城西又東北至下邳淮陰縣西泗水從西北來流注之又東過淮陰縣北中瀆水出白馬湖東北注之又東兩小水流注之又東至廣陵淮浦縣入于海　案時事牘云淮水發源桐柏環統泗州東北趨清河縣而與黃河會并流入海前此未聞有淮患也惟邇年海口沙壅河身泥結下流既塞洪浸倒灌兼之高堰一築而淮益無所洩以故日積月累停蓄而為　祖陵之患矣　祖陵係根本重地急挑濬而護玄宮萬萬不可緩者然運道關京師之命脉疏瀹係數郡之利病良亦非細事無兩利勢多掣肘大率治河之策當治下流下流一通則上流自安今日之河工淮黃並治其大較也先黃後淮其機宜也何者欲安　祖陵則不得不洩淮水欲洩淮水則不得不濬黃河下流以殺其奪淮之勢既令黃不奪淮然後酌高堰周家橋清口等處量加疏通則淮有所洩黃無所漲兩就下而兩不相侵國家兼利之策計或無逾此矣　一云淮之壅為陵泗患也由于河身日高河之高為淮壅也由于海口不深則夫導淮以出積壅分黃以縱淮水而又別濬海口以通黃流誠今日之急務而不容緩畱者為今之

計先將高良建壩武墩建閘急濬周家橋等處以洩淮水而黃家壩分黃之後亦漸次興舉此所謂標本並治國家永賴計也

泗

地理志云泗出濟明乘氏縣又云出下縣北　水經云泗水出魯下縣北山西南逕魯縣北又西過瑕丘縣東屈從縣東南流瀆水從東來注之又南過平陽縣西又南過高平縣西洸水從北西來流注之又南過方與縣東荷水從西來注之又屈東南過湖陸縣南洧　水從東北來流注之又南過沛縣東又東逕山陽郡又東南過彭城縣東北又東南過呂縣南又東南過下邳縣西又東南入于海　大明會與云泗河源出泗水縣陪尾山四泉並發西流至兗州府城東又南流經橫河與沂水合元時于兗州東門外五里金石作壩建閘遏泗之南趨　國朝因而修築每夏秋水長則啓閘放使南流會沂水由塘里河出師家莊閘冬春水微則閉閘令由黑風口東經兗城入濟又南流會洸水至濟寧出天井閘　案時事牘云陵泗受患委因壅滯所致然淮之壅非盡由高堰所障以黃強倒灌淮口淤沙日積使淮不能縱之而出耳若黃流既分清口淤沙盡闢則淮稍得

由故道雖周橋等處建設閘壩等工似亦在可緩矣又何必以開高堰為哉

江

釋名云江者公也小水流入其中出物不私所公共也

風俗通云江者貢也為其出珍物可貢獻也　河圖括地象云岷山之地上為井絡乃江源也　荀子孔子曰江出於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方楫不避風不可以涉　水經云江出岷山其源若甕口在益州建寧滿江縣潛行地底數里至楚都逐廣十里名為　江初犍為與青衣水汶水合至洛縣與洛水合東北至巴郡與涪水漢水白水合東至長沙與澧水沅水湘水合至江夏與沔水合至潯陽分注九道曰九江一白烏江二白蜂江三烏土江四嘉靡江五明江六三里江七苗州江八沙堤江九廩江東會於彭澤經蕪湖名為中江東北至南徐州今鎮江名為北江而入海　郭璞江賦云咨五材之並用嘉水德之靈長唯岷山之導江初發源于濫觴聿經始于洛洙櫳萬川于巴梁源三分于崌崍流九派乎潯陽

后稷

通典云堯時棄為后稷兼掌司馬

稼穡

疏云稼穡者說文曰種曰稼斂曰穡也

司徒

周禮地官司徒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應劭曰徒衆也司徒主人衆也　左傳郯子曰祝鳩氏司徒也注云祝鳩鶻也鶻鳩孝故為司徒主教民　詩玄鳥箋契為堯司徒有功封商錫其姓焉　說苑云堯之時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　司馬相如傳注張揖曰禹為堯司空卨為堯司徒　張鷟曰虞書五教實堯司徒之班周禮六卿爰開地官之位

治任

楊升菴云壬担也字亦作任孟子治任將歸又負戴注云負任在背戴任在首曾子曰任重而道遠詩曰我任我輦淮南子曰任動而車鳴所謂任者皆指担也

秋陽

蔡毋邃曰周之秋於夏為盛陽也

鴃一作鵙

趙註鴃博勞鳥也詩云七月鳴鴃應陰而後動者也埤雅鵙伯勞也陳思王惡鳥論曰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陽氣為仁義陰氣為殘賊伯勞賊害之鳥也其聲鵙鵙故以其音名云月令仲夏曰鵙始鳴是也釋鳥

案伯奇豈生孝而死逆哉街譚巷說傷教多矣

云鵲鵙醜其飛也翪言其飛不能翱翔竦翅上下而已許慎說文以為翪歛足也今鵲鵙醜飛亦皆歛足腹下詩曰七月鳴鵙八月載績盖倉庚知分鳴鵙知至故陽氣分而倉庚鳴可蠶之候也陰氣至而鵙鳴可績之候也舊云鵙善制蛇鳴則蛇結類從曰鵙鳴在上蛇盤不動鵲鳴在上蝟反不行　酉陽雜俎云百勞慱勞也相傳伯奇所化取其所踏杈鞭小兒能令速語南人云母有娠乳兒兒病如瘧唯鵙毛治之　物類相感志云五月五日中捕伯勞鳥陰乾置金上金為石也又云以血塗金上即如石物人見惑之必棄於路上

荆　舒

穀梁傳曰荆者楚也何為謂之荆狄之也何為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荆狄之也　左傳楚大饑群舒叛之

帛

劉存事始曰昔先王未有絲後世聖人治絲麻以為布帛　合璧事類云帛繒也繒帛之總名素緻繒練熟之也縞又繒之精者然事宜各有不同焉

麻　縷　絲　絮

爾雅曰枲麻黂枲實黂子麻母　廣雅曰黂麻也　晉

郭璞麻賛曰草皮之良莫貴於麻用無不給服無不加至物在邇求之好遐　唐百官志云織染署麻三斤為綟　又云織染著絲五兩為絢　周禮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揭之注絲入謂九職之嬪婦所貢絲　幠氏湅絲以涗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湅注涗水以灰湅水者漚之宿諸井懸井中　典枲掌布絲縷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授齎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賈揭而藏之以待時頒　白帖云當既蠶之時且徵繭稅及載績之日爰成婦功　西京雜記云公孫弘舉賢良國人鄒長倩贈以素絲一縫為書以遺之曰五絲為緉倍緉為升倍升為緎倍緎為紀倍紀為稯倍稯為縫此自少之多自微之著也　士緯云絲俱生於蠶為繪則賤為錦則貴　正部云皎皎練絲得監則青得丹則赤得蘗則黃得泥則黑　合璧事類云案釋文絲蠶所吐也一蠶為忽十忽為絲蠶眠成繭二繰成絲綿細絲亦曰纊字亦作絖絮敝綿也

蓰

演繁露云孟子或相倍蓰古書罕有用蓰字者史記周本紀其罰倍徙徐廣曰一作蓰五倍曰蓰孔安國曰倍

百為二鍰也

匍匐

釋名曰匍匐小兒時也匍猶捕也藉索可執取之言也匐伏也伏地行也人雖長大及其求事盡力之勤猶亦稱之

狐狸

說文云狐妖獸也鬼所乘也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首丘謂之三德　山海經云青丘之國有狐而九尾武都之山有玄狐蓬尾　酉陽雜俎云舊說野狐夜擊尾火出將為怪必戴髑髏拜北斗髑髏不墜則化人矣　名山記云狐者先古之人注婦也其名曰紫化而為狐故其怪多自稱阿紫　六公中記云狐五十歲能變化為婦人百歲為美女為神巫或為丈夫與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蠱魅使人迷惑失智千歲即與天通為天狐　爾雅曰貍子隸今或呼貍為狐貍　埤雅曰貍从豸从里者里人所居也貍穴而蘿馬故貍又通於蘿字

論衡曰小盜貍步鼠竊貍之伺物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似貙而小文彩班然異於貓貉故法言曰辨人貍別其文萃也性善擬度故大射以貍步張三候　異物志云靈狸一體自為夫婦故能媚人　封禪書注徐廣曰狸

一名不來　淮南子繆稱訓曰今謂狐狸則必不知狐又不知狸非未嘗見狐者必未嘗見狸者　玉篇記曰狐及狸狼皆壽八百歲滿三百歲暫變為人形　玄中記云鉛錫之精為狐狸　鄭氏云貍善搏者也行則止而擬度焉其發必獲是以量候道取象焉詩曰取彼狐狸為公子裘言狐善疑貍善擬不可以有為故古者以為燕居之裘齊大夫東郭書衣貍製是也　合璧事類云狐形似黃狗鼻尖尾大性多疑審聽捕之者多用置陶隱居云江東無狐出北方及益州今江南亦時有京洛尤多狸似虎班亦有似猫班者又一種香貍微有麝氣又一種似兎而短少棲息高木候風吹之而過他木謂之風貍又一種面白而尾侶牛故名玉面又名牛尾專食百菓人多敢食之或又言貍形似猫其文有如連錢者如虎紋者肉味與狐不相遠皆可作羹臛貒肥矮毛灰色頭連脊毛一道黑嘴尖尾短濶蒸食之極美貉形如小狐毛黃褐色皆狐之類

蠅

方言云蠅東晉謂之羊陳楚之間謂之蠅　埤雅云蠅好交其前足有絞繩之象故繩之為字从蠅省準生於蠅其義一也亦好交其後足搥翅自扇　論

衡云清受塵白受垢青蠅所汚常在繩色　爾雅曰蠅醜扇也青蠅者尤能敗物雖玉猶不免所謂蠅糞點玉是也　又云青蠅善亂色蒼蠅善乳聲故詩以青蠅刺譖而雞鳴曰匪雞則鳴蒼蠅之聲也　類從曰蠅生於灰蓋蠅值水溺死以值灰中須臾即活淮南子以為爛灰生蠅正謂此也　酉陽雜俎云或曰大麻蠅毛根所化　又云蠅類有蒼者聲雄壯負金者聲清聒巨者首如火一名景跡　易林云腐肉所在青蠅集聚辨別白黑敗亂邦國　東觀漢記光武與隗囂書曰蒼蠅之飛不過三四步託驥之尾得以絕群

蚋

說文曰秦晉謂之蜹楚謂之蚊蓋蜹喜亂飛似蚊而小望之如霧荀子所謂醯酸而蜹聚者也因雨而生與蚊實異一名瞀芮　又云齧人飛蟲从蚰民聲亦或从昏以昏時出也俗云蚊有昏市蓋蠅成市於朝蚊成市於慕傳曰聚蟁成雷謂其市之時也蟁民蟲蚉甿蟲田牧者病焉一曰蚉肓故謂之蚉　緯略東方朔蚊賦曰長喙細身晝伏夜存其屬惡煙為掌所捫臣朔愚戇名之曰民崔豹古今注云河內有人嘗見人馬滿地如黍米火燒皆作蚊蚋飛去因號蚊蚋為黍民　潘子真詩話

載紫姑神蚊賦曰其來繽繽紛紛如烟如雲嘗聞之秦謂之蚋楚謂之民用方䊵賦中字也　嶺南異物志云嶺表有樹如冬青實生枝間形如枇杷子每熟即折裂蚊子群飛唯皮殼而已土人謂之蚊子樹　嶺表録異云蚊母鳥形如青鷁嘴大而長於池塘捕魚而食每叫一聲則有蚊蚋飛出其口俗云採其翎為扇可辟蚊子亦呼為吐蚊鳥　酉陽雜俎云舊有獅子尾拂夏月蠅蚋不敢集其上　楊子或問貨殖曰蚊注蚊之取利雖小然而善撓令人通夕不寐故雄以此託況

名物攷卷之十五